联合国 E/CN.7/2020/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7 Dec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落实 2019 年《部长级宣言》所反映的关于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所有承诺的后续行动

世界毒品贩运情势

秘书处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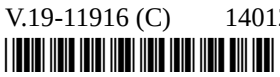
摘要

本报告对全球毒品非法生产和贩运的各种最新趋势作了综合概述。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数据和分析系基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掌握的最新信息。本报告列述了截至 2018 年（如已掌握数据）的毒品缉获趋势以及毒品作物非法种植方面的相关统计数据。

尽管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但罂粟种植面积仍为有监测以来的第二大面积。2018 年，阿富汗再次成为全球非法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2016 年和 2017 年，全球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大幅增加。初步缉获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缉获的海洛因数量约为 78 吨。古柯树种植保持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 2018 年可卡因缉获量第二次超过大麻脂缉获量。全球缉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数量与 2017 年大致相同。大麻草继续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所有区域种植和缉获，而大麻脂的生产仍限于西南亚和北非的少数几个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富汗和摩洛哥。在世界范围内，缉获量大都集中在这两个区域及其主要消费市场所在地欧洲。

* E/CN.7/2020/1。

V.19-11916 (C) 140120 140120



一. 导言

1. 本报告概述了全球和区域两级主要药物的非法生产和贩运动态。所作分析囊括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问题办公室）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获得的信息。

2. 本报告第二节论述了截至 2018 年（如有数据）的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和植物类毒品的生产情况。第三节讨论了毒品贩运和缉获情况，侧重点是 2018 年以及前几年的缉获情况统计数据。同时还介绍了大麻、阿片剂、可卡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贩运趋势的最新情况。第四节列述各项简要结论。

3. 毒罪问题办公室最近的开展的非法作物监测调查是关于毒品作物非法种植以及植物类毒品生产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此外，各国政府对 2018 年及以往年份年度报告调查表第四部分的答复则是关于毒品贩运形态和毒品缉获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

4. 截至 2019 年 12 月，毒罪问题办公室共收到 99 个会员国和一个领土对其年度报告调查表第四部分的答复。补充信息来源包括官方公布的政府报告和提交给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本分析还使用了《2019 年世界毒品报告》。目前已掌握共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18 年毒品缉获情况数据。

二. 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和植物类毒品生产的全球趋势

A. 大麻草种植和大麻脂生产情况

5. 大麻仍然是全世界生产最广泛的毒品。其他植物制成的毒品的生产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国家，大麻则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有生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麻草栽培技术取得了快速进步。大麻种植和铲除情况报告表明在全球各地采取的种植方式各不相同，从种植少量植株供个人消费，到室内仓库、农田和森林内的大规模商业种植作业不等。

6. 随着一些成员国法律法规的修改，大麻市场一直在经历转型。缉获情况数据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世界所有区域都持续发现有大麻草种植。美洲仍然占大麻草缉获量的最大份额。2017 年，南美占全球总量的 38%，北美占 21%。[1]相比之下，大麻脂的大规模生产目前仍仅局限于北非、中东和西南亚的少数几个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富汗和摩洛哥。

7. 摩洛哥报告说，2018 年，该国大麻种植面积保持稳定，约为 47,500 公顷；不过，大麻脂年产量下降了 41%，从 2017 年的 714 吨降至 2018 年的 426 吨。[2]国家主管部门估计，摩洛哥的大麻草产量为 23,700 吨，比 2017 年减少了 34%。据摩洛哥主管部门，通过海路将大麻贩运到欧洲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并主要由外国网络指导贩运，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

[1] 《2019 年世界毒品报告：内容提要——结论和政策影响》（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XI.9 (Booklet 1)）。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罪问题办公室），摩洛哥提交的对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8. 2010-2017 年期间，根据直接指标（种植或铲除大麻草和铲除大麻生产地）或间接指标（缉获大麻草），约 159 个会员国（占世界人口的 97%）报告本国存在非法种植大麻情况[3]。

B. 罂粟种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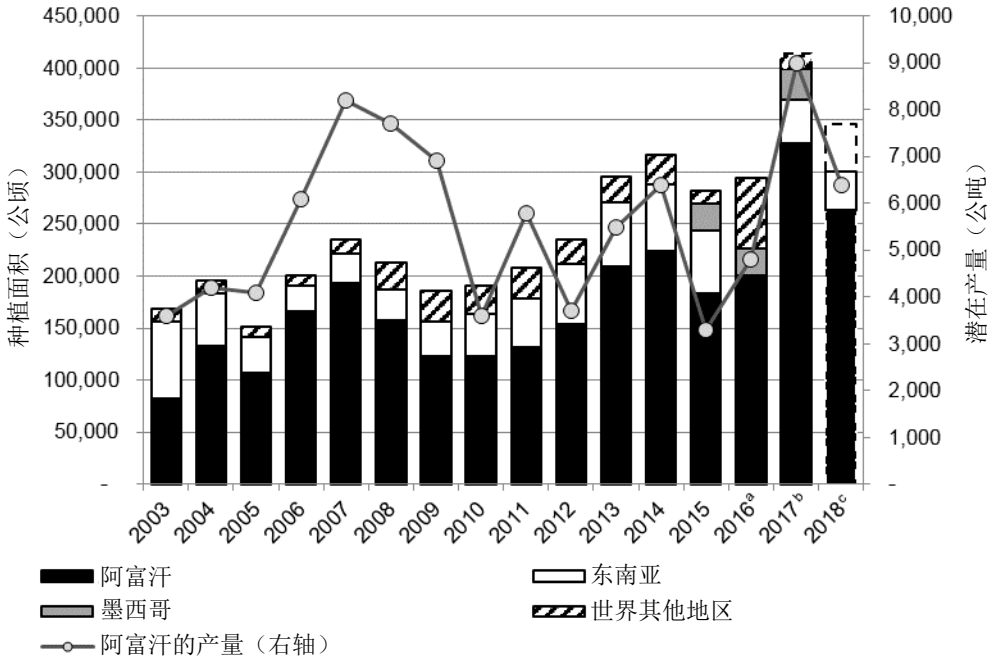
9. 2018 年，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 17%，降至 34.6 万公顷。全球种植面积仍比十年前增加 60%以上。阿富汗和缅甸继续占全球种植量的 80%以上。

10. 继 2009-2014 年期间连年递增之后，2018 年全球罂粟种植第二次下降，主要原因是阿富汗的种植减少了 20%。然而，该国的罂粟种植面积（26.3 万公顷）[4]仍明显高于 2017 年之前的水平（见图一）。

11. 2010-2016 年期间，阿富汗罂粟种植的平均面积约为 17.5 万公顷。在 2017 年达到史无前例的 32.8 万公顷之后，2018 年阿富汗的种植面积减少到 26.3 万公顷。尽管北部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受到干旱[5]的严重影响，尽管鸦片价格很低，但种植面积仍是有监测以来的第二大面积。2018 年，阿富汗再次成为全球非法种植罂粟面积最大的国家。尽管 2018 年阿富汗所有地区的种植面积都有所下降，但其北部和西部地区降幅最大，这两个地区占 2018 年全国种植面积减少量的 70%左右。

图一

各区域的罂粟种植以及阿富汗和东南亚的潜在鸦片产量（2003-2018 年）



[a] 没有关于东南亚的 2016 年相关资料。

[b] 关于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罂粟种植情况只有 2017 年的资料。

[c] 在编写本报告之时，没有关于墨西哥 2018 年罂粟种植情况的数据。

[3] 《2019 年世界毒品报告：大麻和致幻剂》（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XI.9 (Booklet 5)）。

[4] 毒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8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种植和生产情况》（2018 年 11 月）。

[5] 同上。

12. 与前一年相比，2018 年全球鸦片产量下降了 25%，降至 7,790 吨，但这仍是毒罪问题办公室自 1990 年代开始系统监测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据估计，2018 年三个主要鸦片生产国（阿富汗、墨西哥和缅甸）约占全球鸦片产量的 96%。仅阿富汗一国就占总数的 82%，生产了 6,400 吨鸦片，比 2017 年（9,000 吨）减少 29%。造成减产的原因不仅是 2018 年罂粟种植面积明显缩小 20%，而且平均产量也出现下降（11%），从 2017 年的每公顷 27.3 公斤降至 2018 年的每公顷 24.4 公斤。近年来的产量大大低于 2012 年之前所达到的水平（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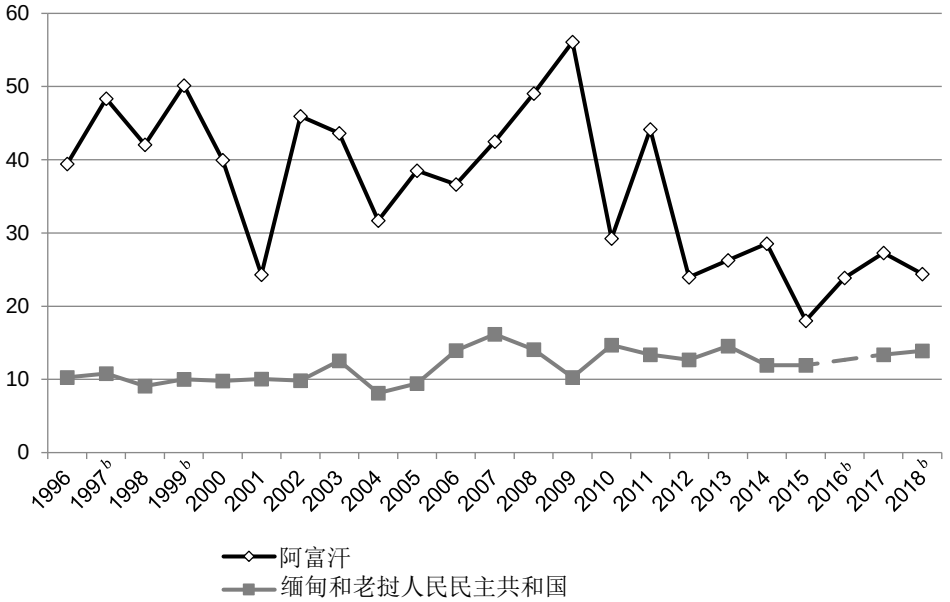
13. 2018 年缅甸罂粟种植面积估计为 37,300 公顷，比 2017 年减少 12%。同样，产量延续了自 2014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略有下降，从 2017 年的 550 吨降至 2018 年的 520 吨。[6]这可能是源于缅甸的鸦片剂需求减少的结果，而这又可能是 2017 年阿富汗大规模生产鸦片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市场转向使用合成药物的结果。[7, 8]现有数据显示，缅甸的种植面积在过去三年里有所减少。在缅甸鸦片情况调查中，2017 年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罂粟种植面积估计为 41,000 公顷，[9]2018 年全国种植面积则为 37,300 公顷。

1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罂粟产量传统上大大低于阿富汗，这主要是由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罂粟种植地区的地理和土壤条件（见图二）。2018 年缅甸鸦片调查[10]报告，缅甸鸦片产量约为每公顷 13.9 公斤，比 2017 年每公顷 13.4 公斤的估计产量增加了 4%。

图二

阿富汗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罂粟种植产量（1996-2018 年）[a]

（每公顷公斤数）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b] 所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 1997、1999、2016 和 2018 诸年的产量只是缅甸一国的产量。

[6] 《2019 年世界毒品报告：全球毒品供需情况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XI.9 (Booklet 2)）。

[7] 毒罪问题办公室和缅甸，管制药物滥用中央委员会，《2018年缅甸鸦片调查：种植、生产和影响》（2019年，曼谷）。

[8] 毒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演变、增长和影响》（2019 年，曼谷）。

[9] 这两个地区通常占该国全国种植总面积的 98%。

[10] 毒罪问题办公室，《2018 年缅甸鸦片调查》。

15. 阿富汗、缅甸和墨西哥约占全球鸦片总产量的 96%。根据墨西哥最新的鸦片调查，2015-2016 年、2016-2017 年和 2018 年期间罂粟种植面积估计分别为 26,100 公顷、25,200 公顷和 30,600 公顷，约占全球种植面积的 7%至 9%。[11]据估计，2016 年哥伦比亚种植罂粟 462 公顷，2018 年危地马拉种植罂粟 129 公顷。

C. 古柯树种植情况

16.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古柯树仍继续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秘鲁种植。2018 年，这三个国家的此类种植总面积保持稳定，达到 246,218 公顷（见图三）。2018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古柯树种植减少了约 6%，哥伦比亚减少了约 1.2%，但被秘鲁古柯树种植增加 4.4%抵消。

17. 哥伦比亚的古柯树种植仍然接近 2017 年录得的最高记录。正如 2018 年哥伦比亚古柯种植情况调查所示，哥伦比亚的种植面积减少了 1.2%，2018 年为 16.9 万公顷，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种植面积。尽管与 2017 年相比下降了 8%，但纳里诺仍然是受古柯树种植影响最大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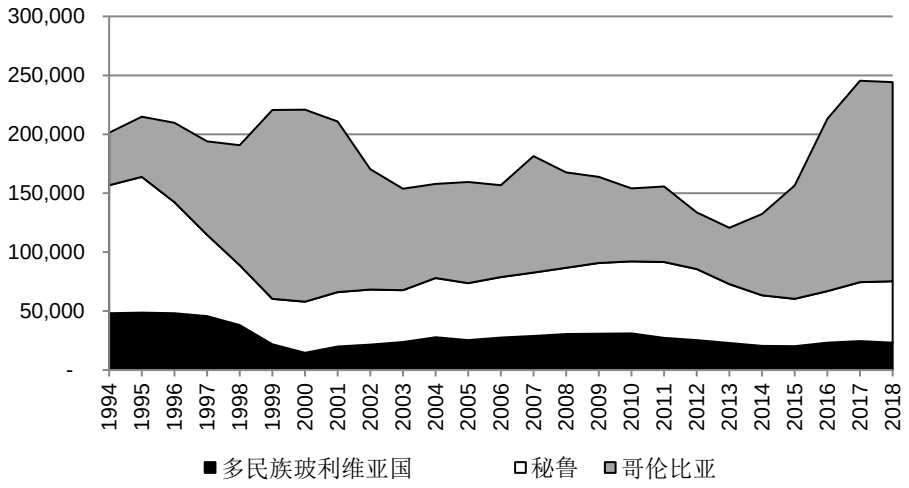
18. 哥伦比亚 2013 年的潜在可卡因制造量为 290 吨，这是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值。其后，该国的可卡因潜在制造量出现急剧增加，2016 年为 1,053 吨，2017 年为 1,379 吨。在制造数量增加的同时，被捣毁的可卡因糊和碱提取实验室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从 2014 年的 2,172 个增至 2018 年的 4,219 个。[12]

19. 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古柯树种植减少了 6%，从 2017 年的 24,500 公顷减少到 2018 年的 23,100 公顷。继于 2015 年下降到 200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该国的潜在古柯产量增加了 17%，2016 年达到 38,000 吨。2017 年间，古柯产量估计在 35,500 至 44,200 吨之间。2018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铲除的古柯树总面积增加了 54%，从 2017 年的 7,237 公顷增加到 11,174 公顷。

图三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a]和秘鲁的古柯树种植面积（1994-2018 年）[b]

（公顷）



[11] 毒罪问题办公室和墨西哥，《墨西哥：2015-2016 年和 2016-2017 年期间罂粟种植监测情况》，第 2 版（2019 年，墨西哥城）。

[12] 毒罪问题办公室和哥伦比亚，2018 年受非法作物影响领土监测（2019 年 8 月），第 70 页。

[a] 毒罪问题办公室无法获得 2018 年秘鲁古柯种植情况调查。因此，2018 年的古柯树种植数据是从白宫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获得的，见“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发布秘鲁古柯种植和生产数据”，2019 年 9 月 30 日。

[b]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20. 秘鲁 2015 年古柯树种植面积为 40,300 公顷，是该国 1999 年以来最小的种植面积。2018 年，面积连续第三年增长 4.4%，达到 5.21 万公顷。[13]2017 年这一增长的结果是该国晒干古柯的潜在产量增长了 11%，从 2016 年的 106,000 吨增至 2017 年的 117,300 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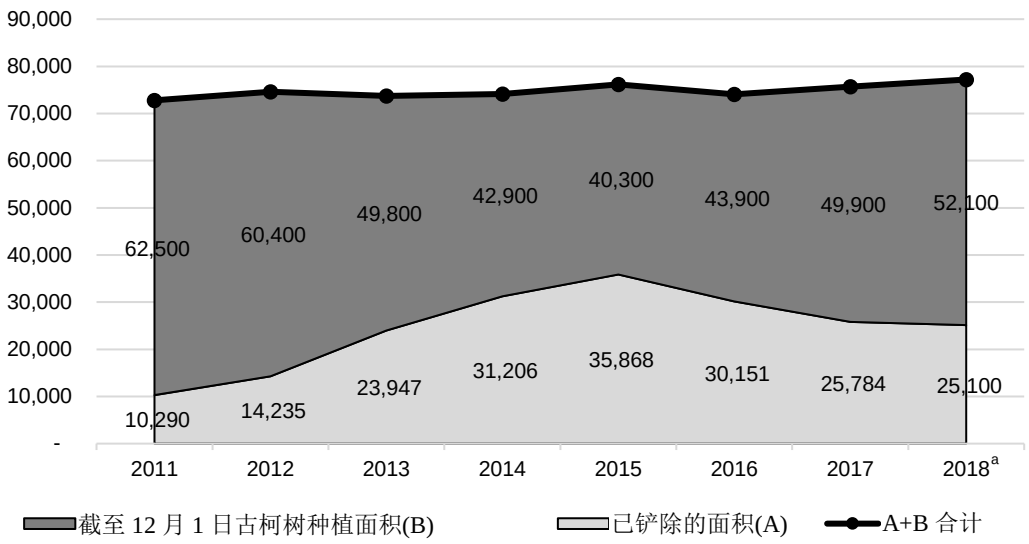
21. 秘鲁主管部门报告说，该国 2018 年铲除了 25,100 公顷古柯树种植，比 2015 年铲除的 35,868 公顷的历史记录减少了 30%。铲除量的减少反映了秘鲁古柯树种植面积的增加（见图四）。

22. 虽然可卡因的制作主要发生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秘鲁，但在这些国家之外也另有其他古柯叶衍生物的隐秘制毒窝点。哥伦比亚当局继续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古柯碱被贩运到国外并在那里加工为盐酸可卡因，在国际水域的缉获证实了这一趋势。[14]根据现有数据，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在内的几个南美洲国家都报告说发现了古柯叶衍生物的秘密制毒窝点。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 2018 年间也报告说查获了此类制毒窝点。[15]

图四

秘鲁古柯树种植和铲除情况（2011-2018 年）

（公顷）



[a] 2018 年关于古柯树种植和铲除的数据是初步数据。

[13] 白宫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发布秘鲁古柯种植和生产数据”，2019 年 9 月 30 日。

[14] 毒罪问题办公室，哥伦比亚提交的 2017 年和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答复。

[15] 这些国家的年度报告调查表于 2018 年提交给毒罪问题办公室。

三. 全球非法毒品贩运和缉获量趋势

23. 下表显示 2015 至 2018 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缉获并向毒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主要类别毒品的数量。

2015-2018 年全球毒品缉获量和趋势

（吨）

毒品类型	2015 年缉获量	2016 年缉获量	2017 年缉获量	2018 年缉获量 [a]
大麻草	6 011.2	4 770.5	5110.9	2254.7
大麻脂	1 537.7	1 683.4	1 161.5	940.4
可卡因 [b]	918.5	1 128.8	1 275.3	1013.6
海洛因	82.5	90.9	102.6	78.3
非法吗啡	9.6	65.3	87.0	38.6
鸦片	586.8	662.0	692.8	678.3
苯丙胺	52.0	70.7	50.8	14.8
甲基苯丙胺	141.5	158.6	174.2	182.9
“摇头丸”类物质	10.2	14.0	14.0	12.4

[a] 由于在编写本报告时 2018 年的数据不完整，2018 年的总数是初步数据。

[b] 其中包括可卡因碱、糊、盐类和“快克”可卡因。

24. 根据会员国缉获并向毒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麻醉药品数量，对 2018 年全球年度毒品缉获量作了估计。在编写本报告时，一些成员国的缉获数据还没有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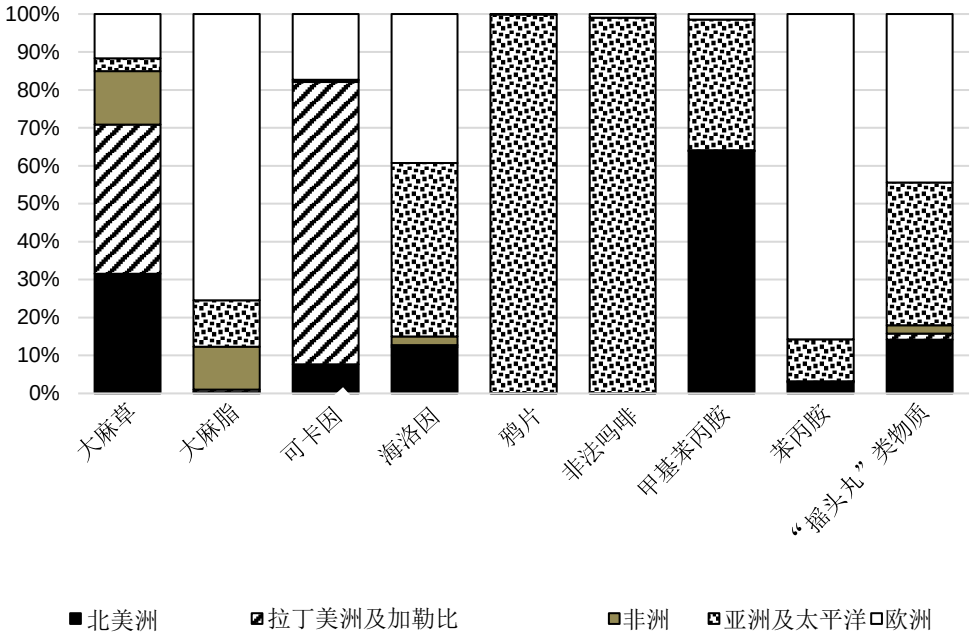
25. 在全球一级，大麻草和大麻脂、可卡因、海洛因、非法吗啡、鸦片、苯丙胺和“摇头丸”类物质的缉获量有所下降；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没有减少。这一下降可归因于 2018 年缉获数据不完整而且是初步的。尽管如此，全球 2018 年可卡因缉获量第二次超过大麻脂缉获量。2018 年，美洲占全球缉获大麻草的 71%。欧洲约占缉获大麻脂的 75.5%（见图五）。南美洲 2018 年缉获的大麻草数量高于北美缉获量，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全球缉获的 70%以上的大麻脂和海洛因、80%的苯丙胺和 40%以上的“摇头丸”类物质是在欧洲缉获的。亚太地区约占缉获“摇头丸”类物质的 38%及海洛因的 46%。[16]

[16] “亚太区域”系指囊括亚洲和大洋洲的共同区域。

图五

按毒品类别分列的缉获量地域分布情况（2018 年）[a]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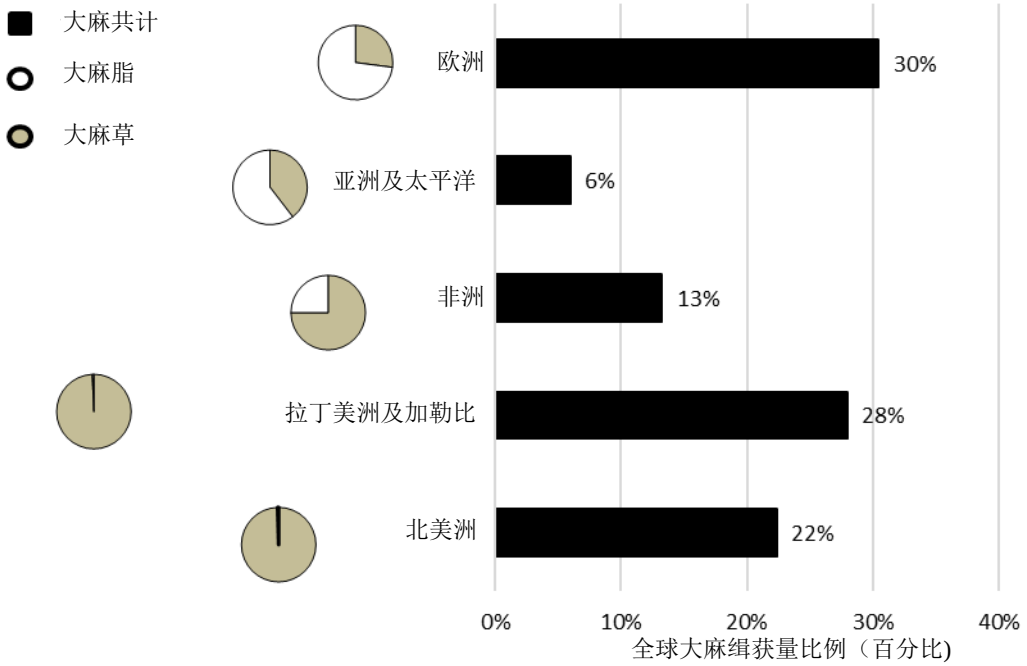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A. 大麻

26. 2018 年全球缉获的大麻有 71%是在美洲缉获的，在那里大麻几乎完全以草药形式贩运。欧洲缉获的大麻草和大麻脂比例分别增加了 4%和 27%。在非洲，大部分大麻脂是在北非生产和贩运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麻几乎完全以草药形式贩运。尽管近年来大麻草的贩运量有所增加，但大麻脂仍占欧洲大麻缉获量的大部分（见图六）。

图六

按区域和类别分列的全球大麻缉获量比例（2018 年）[a]



[a] 数据为初步数据。

大麻草

27. 根据初步数据，美利坚合众国、尼日利亚、巴西、哥伦比亚和阿根廷报告占 2018 年全球大麻草缉获量最大。自 1990 年代初以来，美洲每年在全球缉获的大麻草中一直占 60%以上。过去十年，美洲的缉获量大幅下降，从 2017 年的 3,033 吨下降到 2018 年的 1,598 吨。2018 年的数据表明，这种全球下行趋势将持续下去。2013-2015 年期间，北美洲的下降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非洲的增长所抵消，全球缉获量因此略有增加（见图七）。尽管 2017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缉获量有所增加，但全球缉获量仍低于前几年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北美的缉获量进一步下降。

28. 北美洲缉获的大麻草数量急剧减少，从 2010 年的 4,700 吨降至 2018 年的 1,000 吨以下，这是自 1993 年以来的最低值。2018 年，美国报告缉获的数量减少了 63%。美国主管部门报告说，该国 2010 年以来所观察到的大麻草贩运量持续减少的趋势，也可能与该国一些州大麻娱乐用途合法化和国内生产相应增加有关。[17]

29. 与北美不同的是，自 2009 年以来，南美洲缉获的大麻草数量显著增加，从当年的 700 吨以下增至 2017 年的 1,950 吨以上。2018 年，哥伦比亚和巴西报告缉获量大幅减少，分别为 44%（272 吨）和 22%（264 吨）。

30. 2009-2018 年期间，西欧和中欧大麻草缉获量翻了一番，从 65 吨增至 179 吨，其部分原因是近年来国内生产的草药产品越来越普遍，在许多国家取代了进口大麻脂。产生更高效力大麻的杂交多菌株植物已经开始在欧洲和摩洛哥取代这种植物的

[17] 毒罪问题办公室，美国提交的 2016 年和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答复。

现有形式，欧洲使用的大部分大麻脂都来自摩洛哥。[18]欧盟消费的草本大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里种植而不是进口的，这减少了跨越外部边界贩运毒品的需要，并降低了被拦截的风险。[19]西欧和中欧 2018 年缉获的大麻草数量比 2017 年减少了 17%，从近 216 吨降至 179 吨。然而，这一数字比 2016 年高出 30%。

31. 意大利报告了在西欧和中欧最大的大麻草缉获量，2018 年达到创纪录的 39 吨，与 2017 年相比减少了 50%以上。西班牙报告 2018 年缉获 37 吨，比 2017 年增加约 8%。在东南欧，2018 年大麻草缉获总量减少了 60%多，从 186 吨减到 72 吨，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分别报告缉获了 20 吨和 38 吨。

32. 自 2013 年以来，非洲缉获的大麻草数量平均保持在 880 吨左右。唯一的例外是 2015 年，由于尼日利亚创纪录的缉获量（约 872 吨），达到 1,618 吨。2017 年，非洲缉获总量约为 881 吨。2018 年，非洲的缉获总量约为 317 吨，但大多数北非国家的数据缺失。虽然关于该区域缉获情况的资料有限[20]，但一些报告缉获大量大麻草的国家一贯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第四部分作出答复。2003-2017 年期间，埃及当局报告平均每年缉获 280 多吨。2017 年的最新缉获报告显示，当年查获了 243 吨。除 2015 年报告的 871 吨大麻草外，尼日利亚 2013-2018 年期间的大麻草缉获量每年一直保持在 158 吨至 272 吨之间。

33. 在亚洲范围内，大麻草贩运历来在南亚最为突出，通常孟加拉国和印度会占该区域缉获总量的一半以上。2018 年，印尼的缉获量从 151 多吨的创纪录水平下降到 41 吨。在中亚，缉获量大多集中在哈萨克斯坦，该国 2018 年缉获 17 吨，低于 2013-2018 年期间 28 吨的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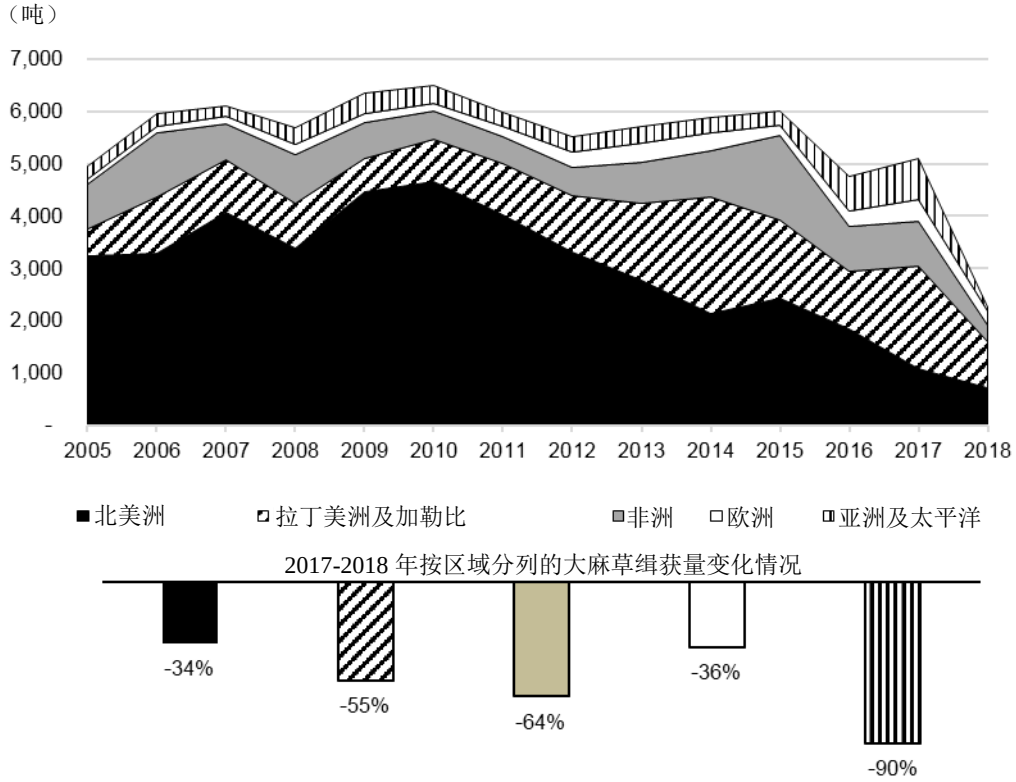
[18]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2019 年欧洲毒品问题报告：趋势和动态》（2019 年，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

[19] 欧洲毒品和毒品致瘾监测中心和与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欧洲刑警组织），《2019 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2019 年，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

[20] 在编写本报告时，12 个非洲国家在其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答复中报告了大麻草缉获量。

图七

按区域分列的大麻草缉获情况（2005-2018 年）以及 2015 至 2018 年各区域缉获量 [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大麻脂

34. 与大麻草的种植不同，大麻脂的生产大都集中在少数国家，主要是阿富汗[21]和摩洛哥。后者报告 2015-2018 年期间平均缉获 165 吨大麻脂。摩洛哥的缉获量约为 72 吨，比 2017 年下降 39%。统计数字表明，大麻脂的缉获量也集中在北非、西南亚以及西欧和中欧，这些是大麻的主要消费市场（见图八）。

35. 作为从摩洛哥贩运到西欧的大麻脂的主要入境点，西班牙历来是缉获大麻脂最多的国家。西班牙 2018 年报告共缉获了 437 吨大麻脂，与 2017 年报告的 335 吨相比增加了 31%。西欧和中欧所缉获的大麻脂总量从 2017 年的 469 吨增至 2018 年的 667 吨，主要原因是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及其邻国的缉获量出现增加。虽然法国报告 2018 年缉获 85 吨，比 2017 年增加了 27%，但葡萄牙的缉获量大幅下降，从 2017 年的近 15 吨降至 2018 年的 4.2 吨。相比之下，2018 年意大利的缉获量增长了 4 倍多，从 2017 年的不到 19 吨增加到 78.5 吨。在 2015 年（7.8 吨）、2016 年（36 吨）和 2017 年（81 吨）连续三次报告增加后，2018 年土耳其的缉获量降至 31 吨，即 2016 年观察到的水平。

36. 北非的大麻脂缉获量 2010-2014 年期间每年都在增加，从 157 吨增加到创纪录的 458 吨，其后进一步下降，从 2017 年的 204 吨下降到 104 吨。[22]阿尔及利亚和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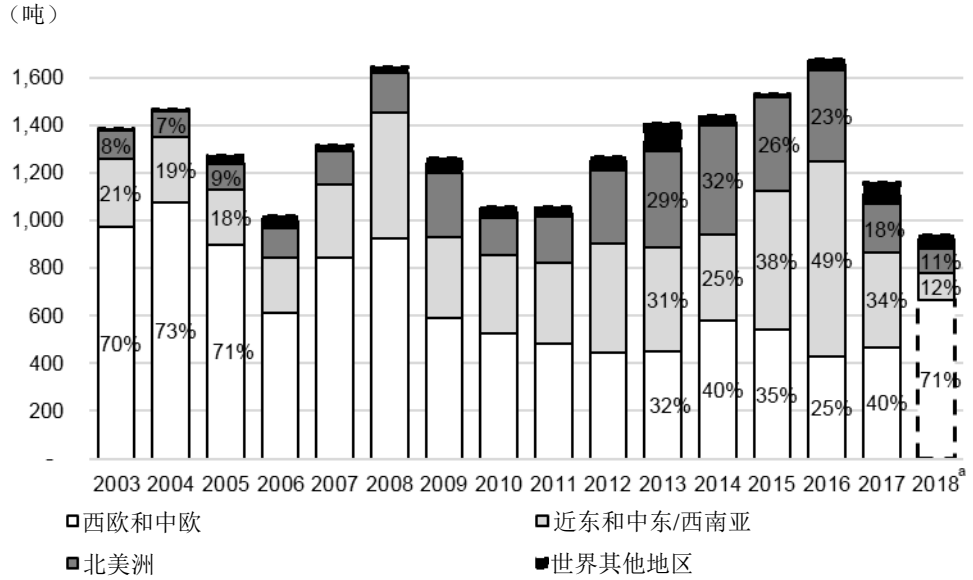
[21] 在编写本报告时，毒罪问题办公室无法获得 2018 年来自阿富汗的大麻缉获数据。

[22]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还没有来自埃及、苏丹和突尼斯的 2018 年缉获数据。

洛哥 2018 年报告的大麻脂缉获量比 2017 年大幅下降 40%以上，分别为 32 吨和 72 吨。这是阿尔及利亚继 2013 年报告了创纪录的 212 吨大麻脂缉获量后连续第五个年度下降。在埃及，在达到 84 吨的峰值后，2015 年的缉获量降至约 34 吨。2017 年的最新缉获量报告证实了埃及的稳定趋势，即 2015-2017 年期间平均为 310 吨。

图八

按区域分列的全球大麻脂缉获量（2003-2018 年）[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37. 近东和中东以及西南亚的大麻脂缉获量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及其邻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23]该区域继 2016 年缉获了 829 吨大麻脂、达到创纪录水平，其后缉获量急剧下降，到 2017 年时降至 396 吨，2018 年 111 吨。这一减少主要是由于阿富汗的缉获量急剧下降，2017 年的缉获量不到 37 吨，远低于 2016 年的 352 吨。2018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缉获量增加了 85%，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从 2017 年的 109 吨增加到 202 吨。据伊朗主管部门称，2018 年在该国缉获的大麻脂中有 20%用于当地消费，65%被贩运到波斯湾其他国家，其余 15%则正在贩往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24]2017 年，巴基斯坦报告缉获了 210 吨，这是自 2012 年以来报告的最低水平。

B. 阿片剂

鸦片和非法吗啡

38. 近东和中东以及西南亚占全球鸦片和非法吗啡缉获量的 95%至 100%。该区域的缉获量几乎完全发生在阿富汗[25]及其邻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境内。

[23]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还没有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2018 年缉获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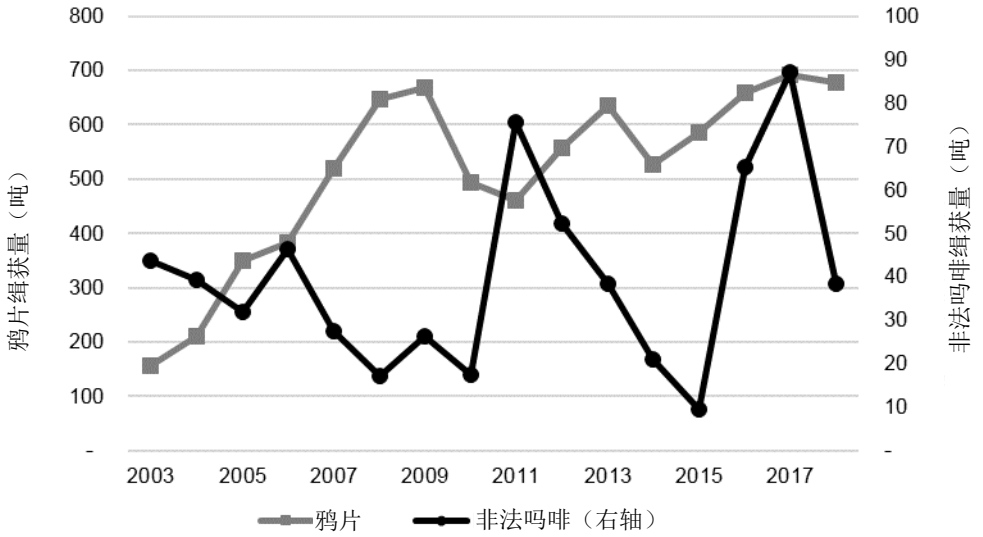
[24] 毒罪问题办公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答复。

[25] 2018 年阿富汗的缉获数据仅反映了向阿富汗缉毒警察和内政部报告的缉获量。它们不包括关于在该国进行的所有缉获的信息。国际存在在阿富汗的缉获情况通常不向阿富汗政府或毒罪问题办公室报告。

39. 继 2012 年以来，鸦片缉获量呈增长趋势，2017 年达到 690 吨以上，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九）。2018 年，初步数据（不包括巴基斯坦的缉获数据）表明缉获量与之相仿（678 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占全球缉获鸦片的 70%至 90%。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缉获的鸦片数量从 2017 年的 630 吨增至 2018 年创纪录的 643 吨。2018 年，阿富汗的缉获量从 2017 年的 7 吨增加到 27 吨。

图九

全球鸦片和非法吗啡缉获量（2003-2018 年）[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40. 在 2017 年达到 86 吨的创纪录水平后，2018 年全球非法吗啡缉获量降至 39 吨（见图九），几乎与 2013 年的水平相同。2018 年，阿富汗的缉获量下降了 70%左右，从 63 吨降至 18 吨。

41. 巴基斯坦 2017 年缉获了 7.3 吨非法吗啡，比 2016 年增加了 11%，是其 2008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管部门报告缉获了 20.6 吨以上的非法吗啡，比 2017 年增加了 37%。

海洛因

42. 与鸦片和非法吗啡的缉获量相比，海洛因缉获量在更大的区域和国家范围内发生（见图五），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区域较大的市场周围。其中每一个市场都是由不同生产区域主要提供的。虽然东亚和东南亚的供应主要来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生产，但欧洲大部分地区则由阿富汗海洛因供应，阿富汗海洛因沿着巴尔干路线和南部路线贩运，南方路线途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而且越来越多地取道非洲国家。[26]北部路线继续被用于从阿富汗向俄罗斯联邦市场贩运海洛因。[27]在北美洲，美国的主要货源来自在拉丁美洲生产的海洛因。

[26] 毒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南线贩运阿富汗阿片剂的情况》（2015 年 6 月，维也纳）。

[27] 毒罪问题办公室，《穿过东南欧的非法毒品贸易》（2014 年 3 月，维也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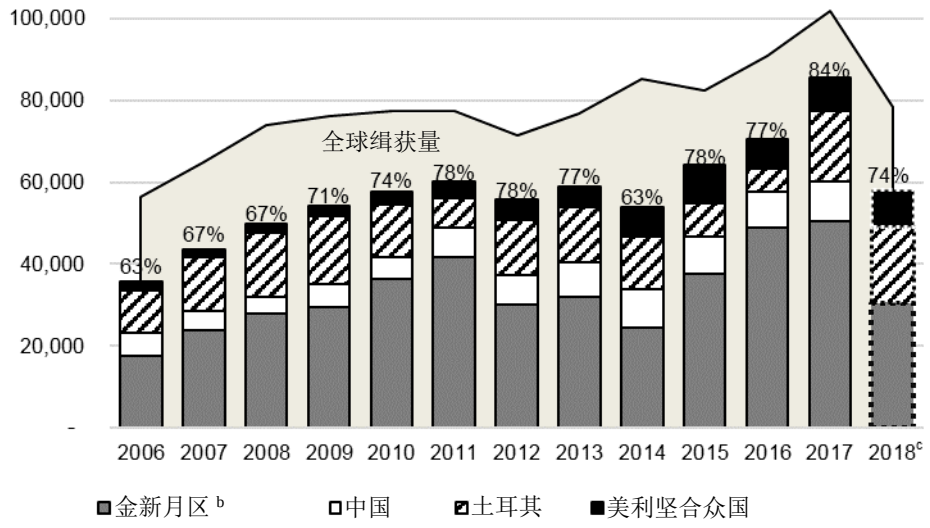
43. 在全球范围内，2008-2013 年期间海洛因缉获量保持相对稳定，大致在 72 吨至 78 吨之间。缉获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增至 102 吨后，2018 年全球缉获量约为 78 吨。[28]自 2006 年以来，缉获量最多的 6 个国家（阿富汗、中国[29]、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美国）占全球缉获量的 63%至 84%（见图十）。

44. 在亚太地区，海洛因缉获量集中在中国，年均缉获量在 9 吨左右，这表明了近五年来比较稳定的趋势。国家主管部门报告说，中国缉获的海洛因中有 90%以上是从缅甸入境的。[30]亚太区域缉获量 2008-2015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从大约 5.5 吨增至 13 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国报告说，这一时期内的缉获量急剧增加。近年来，该区域的缉获量稳定下来，2017 年达到 12.6 吨。虽然澳大利亚的缉获量在过去三年中大幅下降至约 250 公斤，但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缉获量仍然很高，2017 年分别达到 603 公斤、570 公斤、599 公斤和 907 公斤。2018 年，马来西亚和缅甸报告缉获量增加约 50%，从 603 吨和 571 吨分别增至 1,141 吨和 1,099 吨。

图十

全球及若干国家和区域海洛因缉获情况（2006-2018 年）[a]

（公斤）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b] 金新月区包括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

[c] 在编写本报告时，还没有来自中国的 2018 年海洛因缉获数据。

45. 源自阿富汗的海洛因缉获量越来越集中在金新月区（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虽然 2003-2004 年期间在美洲和亚太区域以外缉获量中这些国家所占比例不到 30%，但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稳步上升，近几年达到近 70%。造成此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缉获量急剧增加，从 2004 年两国 8 吨的总量增至 2017 年的 48 吨以上。2018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报告该

[28] 在编写本报告之时，2018 年巴基斯坦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尚未向毒罪问题办公室报告。

[29] 在编写本报告之时，还没有来自中国的 2018 年海洛因缉获数据。

[30] 毒罪问题办公室，中国对 2016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提交的答复。

国缉获量增长 7%，从 23.7 吨增至 25.4 吨。

46. 2004 年间，源自阿富汗的海洛因北线缉获量约占美洲和亚太区域以外全球海洛因缉获量的 25%，但这一比例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逐渐下降，降至 5%以下。2017 年，俄罗斯联邦自 1998 年以来首次报告缉获的海洛因不到 500 公斤，2018 年报告缉获了 721 公斤。

47. 阿富汗海洛因运往欧洲的最常用路线仍然是巴尔干路线，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缉获了大量海洛因。伊朗主管部门报告说，该国 2018 年缉获的海洛因中有 85%通过巴基斯坦入境，15%通过阿富汗入境，而 75%被贩往土耳其和高加索。[31]东南欧的 2018 年缉获量达到创纪录水平，为 21.4 吨，是 2016 年该区域报告的 6.4 吨的三倍多。土耳其 2016 年缉获量在达到 2003 年以来的最低点 5.6 吨之后持续增加，于 2018 年达到创纪录的 18.5 吨。

48. 西欧和中欧的海洛因缉获量呈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11.6 吨降至 2016 年的 3.9 吨，为 199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2018 年，该地区的缉获总量增加了 4.9 吨，达到 8.5 吨，这主要是由于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缉获数量增加，分别为 4,537 公斤、1,115 公斤和 975 公斤。

49. 非洲各区域正在发展重要的贩运路线。[32]埃及近年来缉获了创纪录数量的海洛因，自 2015 年以来平均每年缉获 730 公斤海洛因，2017 年缉获量达到创纪录的 856 公斤。肯尼亚报告 2018 年缉获了近 1,500 公斤，是该国前一年缉获量的五倍。尼日利亚主管部门报告称，该国境内贩运的海洛因多来自南非和肯尼亚。[33]

50.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美洲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在 2013 年之前一直保持稳定，近年来有所增加。继于 2015 年达到创纪录的 10.9 吨之后，该区域的海洛因缉获量仍然很高，2015-2018 年为 9.5 吨，主要原因是美国缉获了大量海洛因。墨西哥是贩往的美国的海洛因的主要来源国，哥伦比亚是第二大来源地。[34]虽然 2018 年美国缉获的海洛因达近 9 吨，但哥伦比亚和巴西报告说，它们分别缉获了 329.5 公斤和 100 公斤的海洛因。

C. 可卡因

51. 可卡因的主要消费市场北美洲以及西欧和中欧继续由原产于南美洲的可卡因供货。因此，全球可卡因缉获量集中在这些区域（见图五）。随着安第斯地区古柯树种植和潜在可卡因制造量的急剧增加，全球可卡因缉获量近年来急剧增加，从 2014 年的约 650 吨增至 2018 年的超过 1,014 吨（见图十一）。

52. 虽然 2000 年代初全球可卡因缉获量中，来源地和过境地区所占比例不到 55%，但这一比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自 2008 年以来分别为 70%和 75%。在 2017 年达到 748 吨的峰值后，2018 年南美的缉获量降至 656 吨。哥伦比亚的缉获量在 2014 年至 2018 年间翻了一番多，从 191 吨增至 458 吨。巴西缉获的可卡因数量在 2018 年达到创纪录的 79 吨，高于 2017 年报告的 48 吨。

[31] 毒罪问题办公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

[32]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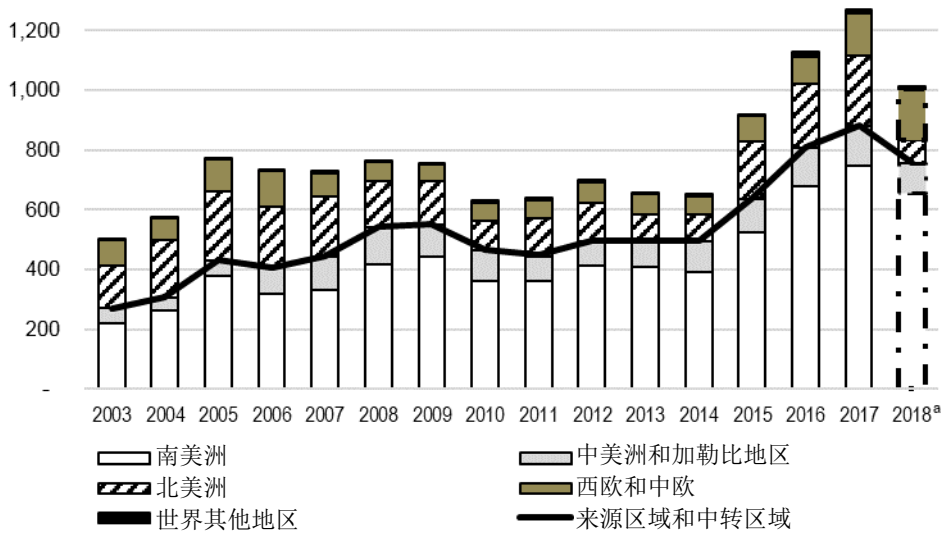
[33] 毒罪问题办公室，尼日利亚提交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

[34] 美国司法部缉毒署，《2018 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2018 年 10 月）。

图十一

按区域分列的全球可卡因（碱、糊和盐）缉获量（2003-2018 年）[a]

（吨）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53. 丹麦、意大利、俄罗斯联邦、瑞典和瑞士于 2017 年把中美洲和加勒比，特别是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列为其主管部门缉获可卡因的过境点和离境点。这三个国家报告说，它们近年来缉获了该区域数量最多的可卡因。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缉获的可卡因数量在 2018 年保持在创纪录水平，分别为 54 吨和 27.6 吨。萨尔瓦多报告 2018 年缉获了 13.7 吨。因此，2018 年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缉获的可卡因达 100 吨。

54. 自 2015 年以来，北美洲的可卡因缉获量每年都在增加，近年来增加了一倍多，从 2014 年的约 91 吨增至 2017 年的 223 吨以上，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缉获量有所增加。美国报告的数量从 2017 年的 223 吨下降到 2018 年的 60 吨，与 2017 年相比减少了 73%。据该国主管部门估计，贩运到美国大陆的可卡因至少有 93%来自哥伦比亚，4%来自秘鲁。[35]据美国当局称，[36]39%的可卡因盐从墨西哥进入该国，8%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5%来自海地。在墨西哥，2018 年缉获的可卡因数量增至 16.5 吨。

55. 西欧和中欧的可卡因缉获量于 2006 年达到 121 吨的峰值，然后在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间下降到每年平均 62 吨。自那时以来，该区域的可卡因缉获量翻了一番多，于 2018 年达到创纪录的 173 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海运集装箱走私可卡因似乎已成为一大威胁。因此，近年来该区域缉获可卡因的地点发生了变化，从伊比利亚半岛转移到比利时和荷兰。2018 年比利时连续第三年缉获了欧洲最大数量的可卡因，达 53 吨，比 2017 年报告的 45 吨增加了 19%。荷兰的可卡因缉获量在 2018 年达到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为 25.5 吨，为 2003 年以来的最高值。继 2016 年降至 200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6 吨之后，西班牙的可卡因缉获量在 2018 年急剧增加，达到 48.4 吨。

56. 从大西洋向欧洲贩运可卡因的第二条路线涉及作为贩运过境点的西非国家。

[35] 缉毒署，《2018 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

[36] 毒罪问题办公室，美国提交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

西非国家近年来报告的缉获量很大：尼日利亚自 2003 年以来每年缉获 90 公斤以上；贝宁在 2014-2017 年期间平均每年缉获 173 公斤；加纳 2013-2018 年期间总共缉获了 1.4 吨。一个令人关切的事态发展是在北非利用大麻路线和在东非利用海洛因路线贩运可卡因的情况。[37]埃及报告在 2014 年缉获了创纪录的 532 公斤可卡因，摩洛哥报告在 2017 年缉获了创纪录的 2,837 公斤，2018 年缉获了 1,691 公斤。

57. 在东欧、东南欧、亚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地区，与其他种类的非法毒品相比，可卡因的供应始终有限。过去两年，澳大利亚（2017 年为 4,142 公斤）、土耳其（2018 年为 1,509 公斤）和沙特阿拉伯（2017 年为 519 公斤）报告缉获了大量可卡因。

D. 苯丙胺类兴奋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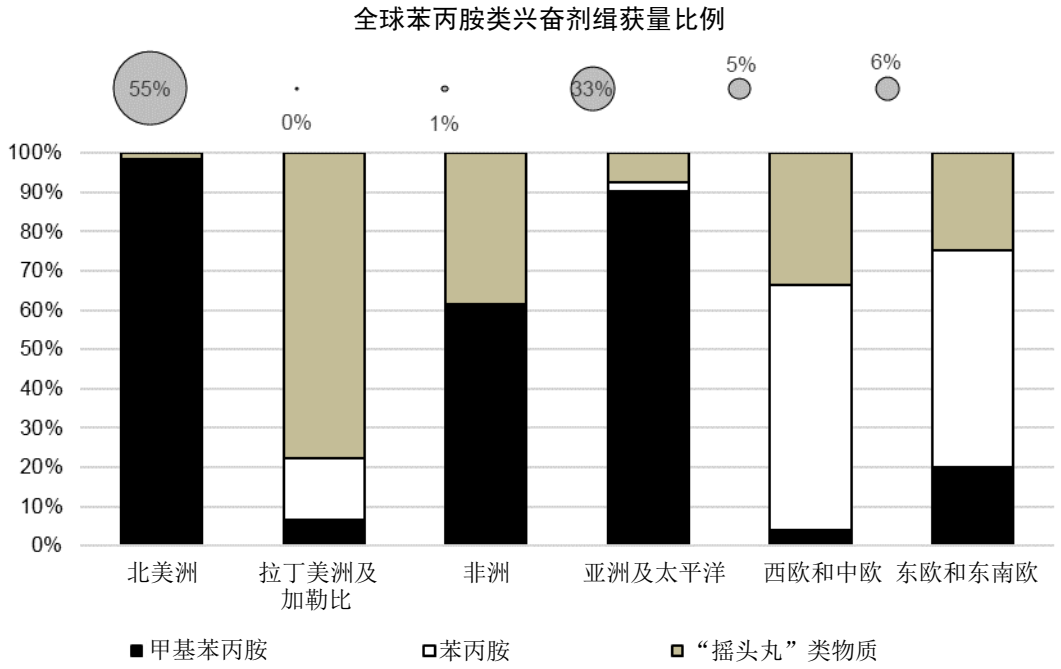
58. 与植物类毒品缉获数据的收集不同，苯丙胺类兴奋剂高质量缉获数据的收集工作严重依赖对所缉获的受控物质的正确识别和分类。

59. 如图十二所示，2018 年苯丙胺类兴奋剂的缉获总量最大的两个区域是北美洲和亚太区域——这两个区域是全球甲基苯丙胺的两个主要市场（见图五）。欧洲国家也报告缉获了大量苯丙胺类兴奋剂，占全球“摇头丸”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见图十二），西欧和中欧（5%）以及东欧和东南欧（6%）之间的分布没有重大差异。

图十二

按区域和毒品种类分列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比例（2018 年）[a]

（百分比）



[a] 数据为初步数据。

[37]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警察组织，《欧盟毒品市场报告：战略概览》（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办公室，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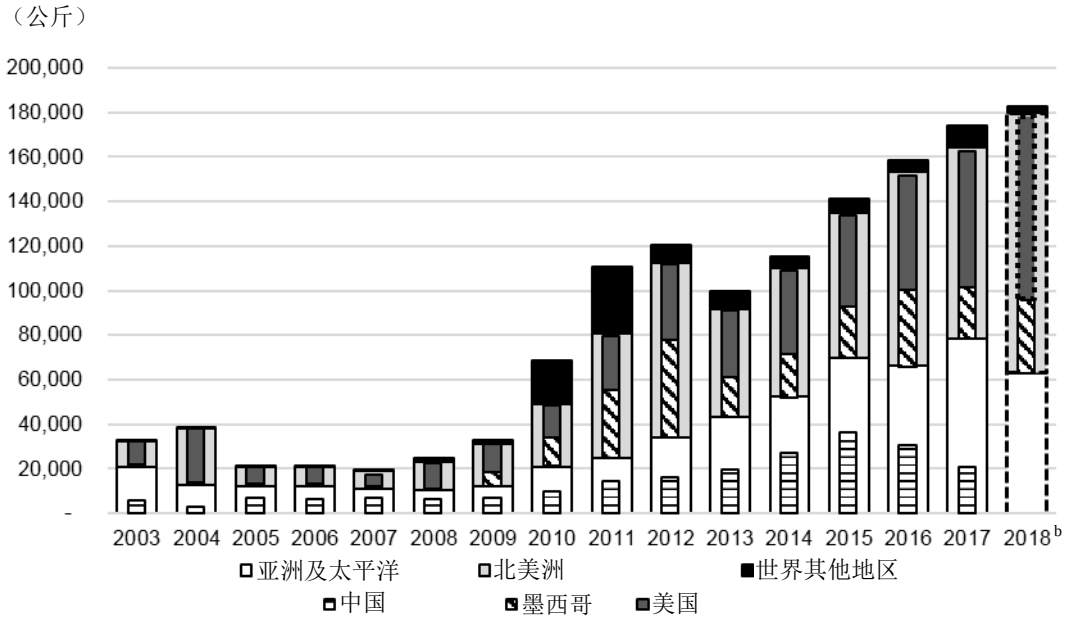
甲基苯丙胺

60. 亚太区域和北美洲两者占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的大部分，甲基苯丙胺的非法制造传统上集中在这两个消费市场附近。然而，此类非法制造活动最近已经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报告称甲基苯丙胺在 2012-2015 年期间从非洲、欧洲和西南亚等其他地区贩运过来。[38]2015 至 2018 年期间，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达到创纪录水平（见图十三）。

61. 在北美，2018 年缉获的甲基苯丙胺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117 吨。美国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于 2018 年连续第五年达到最高水平，为 82 吨，比 2017 年增加 33%。该国主管部门报告说，自 2004 年以来，其国内制造量一直在减少，该国境内贩运的甲基苯丙胺大多是在墨西哥境内生产并跨越西南边境贩运的。[39]继 2016 年大幅增至 35 吨之后，墨西哥 2018 年缉获的甲基苯丙胺数量降至 33 吨。甲基苯丙胺是使用经海上主要从中国、日本和新加坡进口的前体在该国境内生产的。[40]

图十三

按区域分列的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2003-2018 年）[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b]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还没有来自中国的缉获数据。

62. 在亚太区域，自 2008 年以来，除 2016 年和 2018 年例外，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几乎每年都在增加。在东亚和东南亚，甲基苯丙胺以片剂和结晶形式贩运；片剂主要是在湄公河次区域制造和贩运，甲基苯丙胺结晶贩运则遍布整个区域。[41]2011

[38] 毒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合成毒品评估：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2017 年，维也纳）。

[39] 缉毒署，《2018 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

[40] 毒罪问题办公室，墨西哥对 2017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提交的答复。

[41] 毒罪问题办公室，《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合成毒品的挑战：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趋势和形态——“全球合成毒品监测方案的报告”（2015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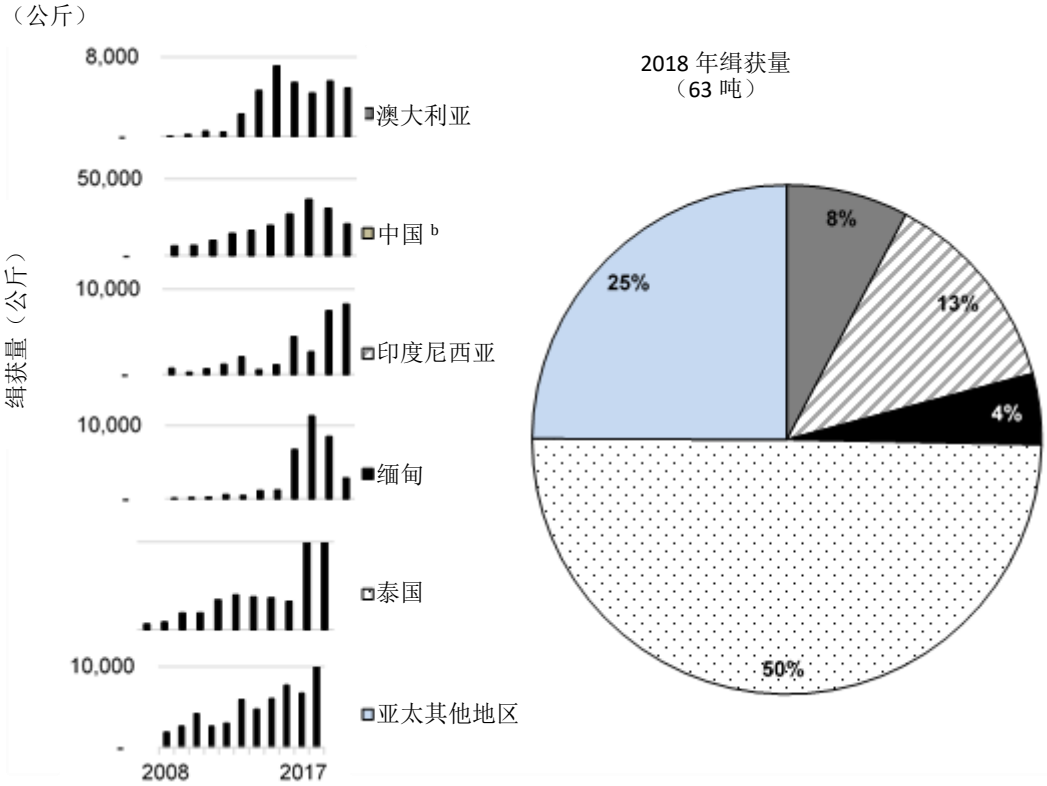
年至 2015 年期间，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约占甲基苯丙胺结晶缉获量的 75%。[42]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大韩民国等国的结晶甲基苯丙胺价格很高，可能是驱动近年来在中国和东南亚观察到的制造增加的主要因素。[43]

63. 2008-2015 年期间，中国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逐年增加，从 6 吨增至超过 36 吨，平均每年 18 吨。继 2015 和 2016 两年保持在 30 吨以上后，中国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急剧下降，2017 年降至 21 吨以下。[44]2018 年亚太地区共缉获 63 吨甲基苯丙胺，不过这一数字不包括来自中国的最新缉获数据（见图十四）。2018 年，泰国报告了又一个创纪录的缉获量 31 吨。印度尼西亚也报告说，该国 2018 年缉获了创纪录的 8.2 吨，而澳大利亚的缉获量则减少了 12%，达到 4.9 吨。缅甸报告锐减 67%，缉获了 2.8 吨。

64. 中国主管部门报告说，中国于 2017 年努力打击与非法毒品生产制作有关的犯罪，特别是打击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的非法生产。[45]由于这些努力，中国国内非法毒品生产减少，逐步从广东和福建等重点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使得执法人员更难查获这类毒品。

图十四

2018 年亚太区域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某些国家的年度缉获量（2008-2018 年）[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b] 中国的数据来自 2017 年。

[42] 毒罪问题办公室，《东亚和东南亚合成毒品的挑战：苯丙胺类兴奋剂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趋势和形态——“全球合成毒品监测方案的报告”（2017 年 6 月）。

[43] 同上。

[44]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还没有来自中国的 2018 年缉获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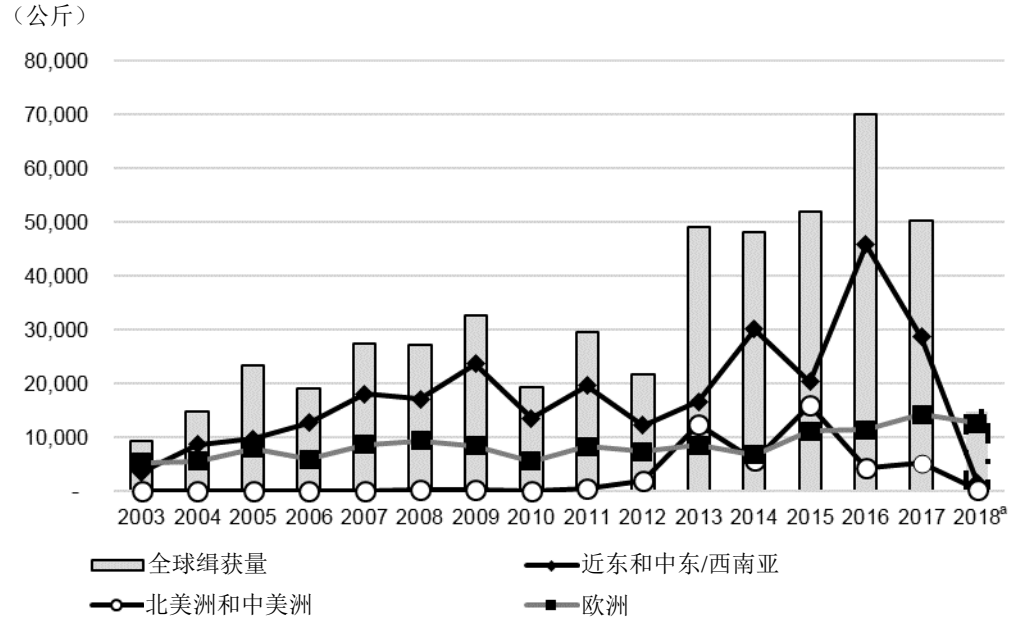
[45] 中国向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四十二次会议提交的国家报告。

65. 在上述两个主要市场之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经常报告缉获大量甲基苯丙胺。伊朗主管部门报告称，2010-2018 年期间平均每年缉获 2.7 吨甲基苯丙胺（2018 年为 2.9 吨），仅在 2017 年就发现了 141 个秘密制毒窝点。过去两年，孟加拉国（2017 年为 3,607 公斤）、俄罗斯联邦（2017 年为 1,131 公斤）和土耳其（2018 年为 566 公斤）报告缉获了大量甲基苯丙胺。

苯丙胺

66. 自 2004 年以来，全球苯丙胺缉获量主要集中在近东和中东以及西南亚地区（见图十五）。在过去十年中，近东和中东几个国家的缉获量显著增加，苯丙胺几乎完全以“芬乃他林”片剂形式贩运。在编写本报告时，近东和中东的大多数成员国尚未提供 2018 年该区域缉获量的数据。在西南亚，近年来苯丙胺缉获量也有所增加。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巴基斯坦报告的苯丙胺缉获量达到创纪录水平，同期平均年缉获量为 2.9 吨。

图十五
按区域分列的全球苯丙胺缉获量（2003-2018 年）[a]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其中不包括约旦的数据，因为在编写本报告时没有获得该国的相关资料。

67. 西欧和中欧的苯丙胺缉获量自 2005 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2018 年共缉获 6.2 吨，比 2017 年减少了 9%。虽然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获得德国 2018 年的缉获数据，但自 2008 年以来，该国每年都报告 1,000 公斤至 1,700 公斤的缉获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缉获量在 2015 年下降到 561 公斤后，在 2018 年恢复到之前 1.7 吨的水平。该区域的大规模苯丙胺生产仍然集中在荷兰，较少集中在比利时。[46]希腊报告 2018 年缉获了 791 公斤，比 2017 年报告的 165 公斤大幅增加，波兰 2018 年报告了创纪录的 1,323 公斤，比 2017 年的 633 公斤增长了 100%以上。近年来，东南欧的苯丙胺贩运量有所增加，土耳其报告 2018 年缉获了创纪录的 5.8 吨，是

[46] 欧洲毒品和毒品致瘾监测中心和欧洲刑警组织，2019 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

一个欧洲国家该年报告的第二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

68. 近年来，苯丙胺在美洲的存在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北美洲和中美洲（见图十五）。自 2013 年以来，美国报告平均每年缉获 5.9 吨。2018 年大幅减少到 388 公斤。

69. 非洲最近缉获的苯丙胺数量也有所增加。虽然过去三年非洲大陆的缉获量约为 4.2 吨，但在本报告编写之时，向毒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 2018 年缉获量数字要低得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些会员国的缉获量数据。

“摇头丸”类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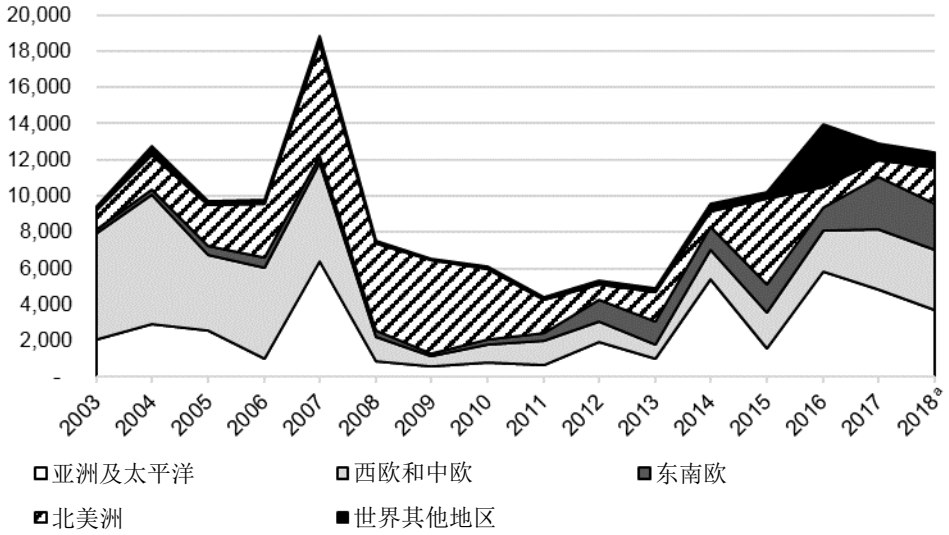
70. 2018 年全球缉获的“摇头丸”类物质数量比 2017 年减少了 4%（12.393 千克）。[47]缉获量的趋势仍然非常接近 2017 年报告的较高水平（12.889 公斤），这主要是由于北美缉获量的增加几乎抵消了亚太地区的下降（见图十六）。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亚太区域可能正在成为全球“摇头丸”市场的一个新兴推动者。[48]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近年来缉获的“摇头丸”类物质的数量也出现急剧增加。2018 年，东南欧 88%的此类缉获发生在土耳其。

71. 根据 2018 年初步数据，澳大利亚的 3,4-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缉获量于 2018 年降至 1,551 吨。近年来，西欧和中欧缉获的“摇头丸”类物质数量从 2013 年的 817 公斤大幅增加到 2017 年的 3.3 吨后，维持稳定（2018 年缉获 3.3 吨）。2018 年北美洲缉获了 1,979 公斤，比此前一年大幅增加了 121%，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缉获量增加。2018 年土耳其的 3,4-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缉获量达到创纪录的 2.9 吨，为当年任何国家报告的第二高值。土耳其报告说，2012 至 2018 年期间，缉获量平均每年超过 1.5 吨，高于 2002-2011 年期间的平均 676 公斤。

图十六

按区域分列的全球“摇头丸”类物质缉获量（2003-2018 年）[a]

（公斤）



[a]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47] 2018 年数据为初步数据。

[48] 毒罪问题办公室，《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合成毒品的挑战》（2015 年 5 月）。

六. 结论

72. 大麻种植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世界所有区域持续进行，而大麻脂的生产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2016、2017 和 2018 年的大麻草缉获量比 2015 年和前几年的缉获量有所下降。

73. 继于 2017 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之后，相关的初步数据表明，2018 年全球罂粟种植有所减少，但仍高于先前观察到的水平。鸦片和非法吗啡的全球缉获量仍然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及其邻国，而海洛因缉获量则覆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自 2013 年以来，全球海洛因缉获量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 年初步数据表明从创纪录的水平降低到 78 吨。

74. 继于 2013 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以来，古柯树种植总面积每年都在增加，这主要是由哥伦比亚的大幅增长所推动。2018 年全球可卡因缉获量降至 1,013 吨。

75. 缉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数量急剧减少，降至 2004 年的水平（14.8 吨），尽管一些会员国的数据缺失。亚太区域和北美洲两者占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的大部分，甲基苯丙胺的非法制造传统上集中在这两个消费市场附近。尽管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于 2008 至 2018 年间增长了 7 倍，但自 2014 年以来全球报告的苯丙胺和“摇头丸”类物质缉获数量要远远高于十年前观察到的数量。2018 年，“摇头丸”类物质的缉获量趋势仍接近 2017 年报告的较高水平。